

154  
書



草廬吳先生輯粹序



草廬先生之學自關閩濂洛以溯洙泗其昭垂于  
纂述則羽翼六經卓越諸子夫人能知之若鵝湖  
論定而淑氣凝貞厄運惟艱而道窮身詘淵源之  
所自得錯綜之所取材則未或知也今夫見先生  
著述之富出于多聞識則疑其朱聞先生朱陸之  
論而本于尊德性則疑其陸而推本之意則以德  
學非二故於朱曰問學之功居多非遺德性也於



陸曰以尊德性爲主非無問學也蹊徑或殊統宗  
則一會而通之淵源之所自得於此可知也今夫  
議先生仕元者紛而未已也其得之者見於甘泉  
公之記曰草廬之出處似伊尹故治亂皆進五就  
湯桀東石公序之曰先生不幸而遭時代之革文  
不幸而遭薦者之頻力召命之迭強獨知之心殆  
有不勝其自悲者蓋先生以布衣任斯道之重故  
薦翰林除提舉拜集賢遷學士皆引退卽行爲監

丞陞司業則師道少著與時宜之錯綜之所取材  
於此可知也自得所以立本也存乎其入取材所  
以趨時也存乎其天人品學術之辨君子惟其心  
而已完名全節維天是昇無留情焉夫天亦有靡  
常者矣焚廩浚井傳世無些履霜待烹等之硜硜  
然直薄不爲耳使謨蓋遂其欲都君失其天心迹  
之觀何如也夫非亦仁人孝子與若先生之生其  
亦幸而當鴟湖之論 而得其天也其亦不幸而



當危運之惟艱而不得其天也君子惟其心而已  
撫爲先生毓靈之地大中丞靜峰張公巡歷至郡  
淵宏感通與先生之心異世同符深有取焉知東  
石公遂于理學啓以意而托之書欲刪煩就簡便  
今而傳後時汝檀趨朝歸則輯粹告成呈之臺後  
之郡靜翁且轉節兩廣矣通判黃巖謝君適然以  
方石公嫡裔習聞之而樂得之遂捐俸梓成讀之  
者謂于猶天粹展卷若見以感以應嘉惠無涯輯  
焉者以早教也啓焉者以廣仁也固吾道之寄也  
亦世道仁關也

嘉 乙巳歲又正月戊子漳南曾汝檀書于郡齋  
春霽



草廬先生輯粹序

倡聖賢之絕學於洙泗之後者自宋之周子始時則  
有二程子張子繼則有朱子陸子益闡其學於天下  
自夫朱陸之歿也百餘年間此學復晦學者莫知所  
歸其卑也馳騫於空言其高也淪溺於空寂草廬吳  
先生崛起乎其間毅然以聖賢之學自任以其平生  
精力成諸經纂言發前賢之未發大有功於聖門嗚  
呼若先生者真可謂百世之大儒矣先生所自著則



有文集四十九卷外集三卷傳迄于今其心術之精  
微學問之淵奧於斯焉可以考見真生乎先生之鄉  
企慕其學嘗得全集徧觀之未嘗不歛容而作曰卓  
乎知道之言哉真雖不敏請事斯言矣大中丞靜峰  
張公巡撫江右嘉定甲辰春臨視撫郡存神過化之  
餘尤以表章儒賢爲務真獲見公首稱先生之學之  
正紹往來顧其全集浩瀚未易探討宜輯厥粹以  
便學者謂真閑靜山間必有餘力真退而自念學識  
粗淺不足以窺先生之深蘊則又何能仰副靜翁  
之盛心哉然終不敢自棄於先生之遺教也迺取全  
集反復玩索渙然若有所見爰采其發明心學扶植  
世教者盡厥精粹類爲七卷請正于靜翁覽之喟曰  
粹哉言矣粹哉言矣通判黃巖謝君亟捐已俸梓之  
以廣其傳學者獲觀之不待盡研其全書而已可探  
見其精蘊先生之學自是益明於天下也已先是郡  
守漳平曾公建三賢祠以祀先生與陸象山吳康齋



以繫撫之人士高山景行之思嘻凡若斯者豈有所  
容心哉蓋古今天下本同一心古之聖人賢人此心  
後之儒者若周子此心二程子此心張子此心朱子  
此心陸子此心草廬此心康齋此心至於今若靜翁  
此心曾公此心謝君此心撫之人士此心莫之愚此  
心此心之同者此理之同也由此觀之則此編之傳  
將不爲天下後世學者之心之所同慕而學之也乎  
莫又嘗觀於先生之出處而深有所感焉矣先生之  
生也丁宋運之垂熄年二十有二應鄉試中選春省  
下第歸不復赴鄉試越五載而元革命矣先生隱居  
山林者三十年大臣以布衣薦起或拜命而不行或  
不久而即退其故何也非先生志也觀其形諸篇章  
者每慨慕乎幼安元亮之風至謂讀國風至秦每一  
章必三復或至流涕非慕秦也秦故周也然則慕宋  
者實先生無窮之心也先生初無意於爲元用元固  
不足以用先生也嗚呼先生不幸而遭時代之革又



不幸而遭薦者之頻力召命之迭強豈非斯道之窮  
厄先生適逢其會歟先生獨知之心殆有不勝其自  
悲者百世之下安得不重為先生悲也乎或曰先生  
宋之布衣未沾斗祿值元之興苟存心於救世則安  
於其仕久於其位以大其用惡乎不可先生何為其  
莫之然噫為斯言者不知先生之甚者也冀懼其說  
之易以惑也故因論先生之學遂并推先生出處之  
本心以俟後之君子折衷焉嘉祐甲辰夏六月丙子

金谿王奠序



草廬吳先生輯粹卷之一

精語一百十九條

所謂性理之學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理即當  
用功以知其性以養其性能認得四端之發見謂  
之知既認得日用之間隨其所發見保護持守不  
可戕賊之謂養仁之發見莫切於愛其父母愛其  
兄弟於此擴克則為能孝能弟之人是謂不戕賊  
其仁義禮知皆然有一件不當為之事而為之是



戒賊其義於所當敬讓而不敬讓是戒賊其禮知  
得某事之爲是某事之爲非而不討分曉仍舊糊  
塗是戒賊其知今不就身上實學却就文字上鑽  
刺言某人言性如何某人言性如何非善學者也  
孔孟教人之法不如此如欲去燕京者觀其行程  
節次即日雇船買馬起程兩月之間可到燕京則  
見其宮闕是如何街道是如何風沙如何習俗如  
何並皆了然不待問人今不求到燕京却但將曾  
到人所記錄逐一去挨究參互比較見它人所記  
錄者有不同愈添惑亂蓋不親到其地而但憑人  
之言則愈求而愈不得其真矣

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後只是陰陽二氣  
而已本只是一氣分而言之則曰陰陽又就陰陽  
中細分之則爲五行五氣即二氣二氣即一氣氣  
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爲之主宰也理者非  
別有一物在氣中只是爲氣之主宰者即是無理



外之氣亦無氣外之理人得天地之氣而成形有此氣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謂之性此理在天地則元亨利貞是也其在人而為性則仁義禮智是也性即天理豈有不善但人之生也受氣有或清或濁之不同成質有或美或惡之不同氣之極清質之極美者為上聖蓋此理在清氣美質之中本然之真無所污壞此堯舜之性所以為至善而孟子之道性善所以必稱堯舜以實之也其氣之至濁質之至惡者為下愚上聖以下下愚以上或清或濁或美或惡分數多寡有萬不同惟其氣濁而質惡則理在其中者被其拘礙滲染而非復其本然矣此性之所以不能皆善而有萬不同也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污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



之心服也蓋孟子但論得理之無不同不曾論到  
氣之有不同處是其言之不備也不備者謂但說  
得一邊不曾說得一邊不完備也故曰論性不論  
氣不備此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至若荀揚以性  
為惡以性為善惡混與夫世俗言人性寬性褊性  
緩性急皆是指氣質之不同者為性而不知氣質  
中之理謂之性此其見之不明也不明者謂其不  
曉得性字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此指荀揚世俗  
之說性者言也程子性即理也一語正是鍼砭世  
俗錯認性字之非所以為大有功張子言形而後  
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  
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  
其言反為所惑將謂性有兩種蓋天地之性氣質  
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故曰二之  
則不是言人之性本是得天地之理因有人之形  
則所得天地之性局在本人氣質中所謂形而後



有氣質之性也氣質雖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則一但氣質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污壞故學者當用反之之功反之如湯武反之也之反謂反之於身而學焉以至變化其不清不美之氣質則天地之性渾然全備具存於氣質之中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能學者氣質可變而不能污壞吾天地本然之性而吾性非復如前污壞於氣質者矣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欲下實工夫惟敬之一字是要法

學者工夫則當先於用處着力凡所應接皆當主於一心主於一則此心有主而閭室屋漏之處自無非僻使所行皆由乎天理如是積久無一事而不主一則應接之處心專無二能如此則事物未接之時把捉得住心能無適矣若先於動處不能養其性則於靜時豈能存其心哉



知者心之靈而智之用也未有出於德性之外者曰  
德性之知曰聞見之知然則知有二乎哉夫聞見  
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  
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  
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  
則內之知致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固非如記誦  
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  
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今立真知多知之目而外  
聞見之知於德性之知是欲矯記誦者務外之失  
而不自知其流入於異端也聖門一則曰多學二  
則曰多學鄙孤陋寡聞而賢以多問寡易嘗不欲  
多知哉記誦之徒則雖有聞有見而實未嘗有知  
也昔朱子於大學或問嘗言之矣曰此以反身窮  
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致是以知愈博  
而心愈明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其表裏真  
妄之實然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



太極與此氣非有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便是非別  
有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

太極本無體用之分其流行變化者皆氣機之闔闢  
有靜時有動時當其靜也太極在其中以其靜也  
因以爲太極之體及其動也太極亦在其中以其  
動也因以爲太極之用太極之冲漠無朕聲臭泯  
然者無時而不然不以動靜而有間而亦何體用  
之分哉

元亨誠之通者春生夏長之時陽之動也於此而見  
太極之用焉利貞誠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陰之  
靜也於此而見太極之體焉此造化之體用動靜  
也至若朱子所謂本然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  
不測者實理之用此則就人身上言與造化之動  
靜體用又不同蓋造化之運動極而靜靜極而動  
動靜互根歲歲有常萬古不易其動靜各有定時  
至若人心之或與物接或不與物接初無定時或



動多而靜少或靜多而動少非如天地之動靜有  
常度也

太極本無動靜體用也然言太極則該動用靜體在  
其中因陽之動而指其動中之理為太極之用爾  
因陰之靜而指其靜中之理為太極之體爾太極  
實無體用之分也

按舊說以初一日五行至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  
極六十五字為洛書本文此六十五字者不知是

龜背甲上有此六十五字乎抑是龜背負得一竹  
簡或一木板寫此六十五字在簡板之上乎果如  
此則與宋真宗朝所謂天書降者何異世豈有此  
等怪妄之事哉設使龜書果有此六十五字禹亦  
如何逆知五事之為貌言視聽思也如何逆知八  
政之為食貨祀及司空司徒司寇與賓師也如何  
逆知五紀之為歲月日及星辰曆數也與夫三德  
庶徵五福六極之目皆非可以臆度必也并九疇



之子目皆是龜背之文寫出而後可知設若如此  
愚人拾得亦可傳世何必聖人而後能作洪範九  
疇哉

聖人之心與天地合德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事有九箇門類此其素蘊於胸中者也一旦見龜  
文之有九數遂撰成洪範一書將平日所蘊脩齊  
治平之法分作九類次其先後以配龜文之九正  
與伏羲見河圖有奇偶之數而作奇偶二書以俟  
河圖奇偶之數者同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如商書  
言天乃錫王勇智湯生得有勇智即是天錫豈必  
天提此勇智錫與湯耶

河圖自一至十五十五點之在馬背者其旋毛之圈  
有如星象故謂之圖非五十五數之外別有所謂  
圖也洛書自一至九四十五畫之在龜背者其背  
文之圻有如字畫故謂之書非四十五數之外別  
有所謂書也



伏羲之易只是三百八十四畫而已此所謂象也故曰易者象也象者伏羲之畫所以象天地萬物也其後卦名是指出所象之事而為名及彖辭爻辭中言龍言馬等又是指指出所象之物而為言也象之至大至廣而可以包羅天地揆叙萬類者伏羲之畫也其次卦名指一事之義而言者比伏羲之畫則為狹小矣彖辭爻辭中所指一物者比卦名之指一事者又狹小矣

大槩近世學者涉獵乎老佛虛空無用之說故其言道皆欲超乎形器之上出乎世界之外全無依靠全無着實茫茫然妄想而已卒之自叛吾道而於老佛真處亦未嘗窺見此今日學者之大病也

若曰徒求之五經而不反之吾心是買櫝而棄珠此則至論不肖一生切切然惟恐墮此窩曰學者來此講問每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後令其讀書窮理以道問學有數條自警省之語又揀擇



數件書以開學者格致之端是蓋欲先反之吾心而後求之五經也

先儒云道亦器器亦道是道器雖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然合一無間未始相離也

理在氣中元不相離老子以爲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張子詆其有生於無之非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爲二之非其無字是說理字有字是說氣字

老子謂有氣之陰陽自無形之理而生以有無爲二而不知理氣之不可分先後

河圖只是五十五圈洛書只是四十五畫羲因圖數奇偶而畫卦禹因書數先後而叙疇圖書之出聖人因此有契於心而遂畫八卦叙九疇程子曰若無河圖八卦亦須畫愚亦曰若無洛書九疇亦須叙夫子因獲麟而作春秋若不獲麟春秋亦須作理在氣中同時俱有

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多學而一貫以得



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  
聖人與天爲一

孔子之德與天地爲一

仁人心也敬則存不敬則亡

夫人之一身心爲之主人之一心敬爲之主主於敬

則心常虛虛者物不入也主於敬則心常實實者

我不出也

聖賢之學使人變化氣質損有餘益不足裁其偏而

約之中

我之所以爲身豈五藏六腑四肢百骸之謂哉身非

身也其所主者心也心非心也其所具者性也性

非性也其所原者天也天之所以爲天我之所以

爲身也然則我之身非人也天也

庸者常而不易之理然不可以一定求也庸因中以

爲體中因時以爲用昔之過也今爲不及彼之不

及也此爲過隨時屢易而不可常者中也夫理之



常而不易政以屢易而不可常之故一定則惡能  
常而不易哉銖兩不易衡之常也膠其權則奚取  
然則權之前卻無常衡之所以有常也時中之爲  
庸蓋如此

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  
也蟹不如螾駑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  
也不敏而學猶敏也夫子上聖也而好學顏子大  
賢也而好學古之人不恃其天資之敏如此也既  
敏且學則事半而功倍

古學今學之所以殊爲已爲人而已爲已喻於義也  
爲人喻於利也昔陸子白鹿講篇一時深見取於  
朱子以其於此剖抉痛快有以切中學者之病也  
或問立之義曰定脚之謂立動脚則非立矣此一義  
也可與立者謂行到此處立定脚跟更不移動故  
先儒以守之固釋之三十而立立於禮之立並同  
豎起之謂立放倒則非立矣此又一義也孝經所



謂立身行道名立於後世左傳所謂立德立功立  
言臧文仲其言立之立並同

敬者心之一

主於天理則堅徇於人欲則柔堅者凡世間利害禍  
福貧富貴賤舉不足以移易其心柔則外物之誘  
僅如毫毛而心已爲之動矣

天學孰爲要孰爲至心是已天之所以與我人之所  
以爲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學何學哉  
聖門之教各因其人各隨其事雖不言心無非心  
也孟子始直指而言先立乎其大者噫其要矣乎  
甚至矣乎邵子曰心爲太極周子曰純心要矣張  
子曰心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  
謹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  
約之使入身來此皆得孟子之正傳者也  
邵子有云先天圖自中起者心法也蓋在天則爲中  
在人則爲心人能不失此初心反而求之何物非



我擴而克之爲賢爲聖已分內事耳然則中之用  
功何先曰一

予觀四子言志而聖人獨與曾點何哉三子皆言他  
日之所能爲而曾點但言今日之所得爲期所期  
於後不若安所安於今也夫此道之體克滿無毫  
髮之缺此道之用流逝無須臾之停苟有見乎是  
則出王游衍皆天也素其位而行無所願乎外夫  
子之樂在飯蔬飲水之中顏子之樂雖簞瓢陋巷  
而不改也邵子曰在朝廷行朝廷事在林下行林  
下事其知曾點之樂者歟

凡人皆當志於聖遜第一等而爲第二等比於自暴  
自棄

古人幼學之年固已請肄簡諒簡者書之篇諒者言  
之信夫不徒授之以書而必教之以信以此見古  
人之教乃躬行之實事而非止口誦之虛文也後  
世但知讀書一途爲學而已雖或廣覽博記該洽



群書而詭譎誑誕自幼已然至長益甚則不復可  
以爲人矣豈皆質之不美哉教之不先故也

始終一信中允而外諒然後無愧於古人務實之學  
夫子生知安行之聖未嘗不思思而弗得弗措者子  
思所以繼聖統也子思傳之孟子以心官之能思  
而先立乎其大實發前聖不傳之秘至汝南周氏  
直指思爲聖功之本有以上接孟氏之傳而關西  
之張河南之程其學不約而同可見其真得孔聖  
傳心之印

學必志於爲聖人苟遜其極姑處其次殆與自暴自  
棄一爾

義者宜之理也處事各合乎天理之宜則爲義義與  
利對或分毫有計利之心斯忘義矣義與欲對或  
分毫有徇欲之心斯賊義矣日用之間惴惴然唯  
恐入於利陷於欲必事事皆由乎天理夫是之謂  
宜夫是之謂義



凡一念之發一事之動必思之曰此天理與抑人欲也苟人欲而非天理則不敢爲惴惴做慎無或有慢忽之心其爲敬之也已

人皆可以爲聖人特患不爲爾學世俗之學而外聖賢之學心利欲之心而喪義理之心則將淪於非人爲常人且不可况賢人乎又况高出賢人之上而爲聖人乎

見孺子入井惻然不忍於心從何而萌聞犬馬呼已能艱然不受是心從何而起舉世佺佺如無目之人坐無燭之室金玉滿堂而冥然莫知其有此寶也僅能感前聖之所已言求吾心之所同得而一旦有覺焉譬猶目翳頓除燭光四達左右前後至寶畢見皆吾素有不可勝用也

約愛惡哀樂喜怒憂懼悲欲十者之情而歸之於禮義智仁四者之性所以性其情而不使情其性也敬則心存心存而一靜一動皆出於正仁義禮智之



得於天者庶其得於心而不失矣乎  
善者天所與我而根於心封而茂之彊而毅之韞之  
內而有美章於外而有輝可以儀天下軌後世慶  
之長也孰加焉世俗所謂福祥休祺又奚足筭哉  
昔趙忠憲公日中所爲夜必告天司馬文正公平生  
所爲皆可語人如欲自新乎每日省之事之可以  
告天可以語人者爲是其不可告天不可語人者  
爲非非則速改昨日之非今日不復爲也日日而  
必之日日而改之是之謂日日新又日新  
純正夫理之實爲誠拘乎人欲之妄爲不誠惟能以  
天理勝人欲一念不妄思一事不妄行仰無所愧  
俯無所怍庶幾其誠乎

畏天命悲人窮君子大公至正之心也事業不必出  
於己名聲不必歸於己竭吾誠輸吾所學有能用  
之天下被其福則君子之志願得矣此外何求哉  
窮物理者多不切於人倫日用析經義者亦無關於



身心性情如此而博文非復如夫子之所以教顏  
子之所以學者矣

孔門弟子問夫子所志曰安老懷少而信朋友是使  
之一皆得其所也三者之人欲其無一之不得其  
所故曰聖人之心猶天也若夫自處其身於無過  
之地而視人之得其所不得其所若無與吾事然  
是則楊朱為我之學而聖賢之所深闢也

時不同為其時之所可為者而已位不同為其位之  
所當為者而已

古之君子有所得於中九然不渝其樂外境之變于  
前或順或逆殆如浮萍云空華之過目終身順適而  
自樂者未足多滿前拂逆而處之泰然者深可貴  
也

士之自脩者為己之外任其自然而已君用之則安  
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士之有功於人在  
此然其一可期其一不可期吾惟勉盡於其所可



期而不希覲於其所不可期吾之心所以泰然無事而常樂也

陸子有得於道壁立萬仞

仁人心也然體事而無不在專求於心而不務周於事則無所執着而或流於空虛聖賢教人使之隨事用力及其至也無一事之非仁而本心之全德在是矣

凡喪禮制為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為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

若程子之傳則因文王周公之辭以發其真知實踐之理推之為脩齊治平之用宜與三古聖人之易而為四非可以傳註論

天子者天下之人牧治之不能徧也於是命州縣之



天官分土而治其民其責任不亦重乎而近年多不  
擇人或貪黷或殘酷或愚暗或庸懦往往惟利已  
是圖豈有一毫利民之心哉嗚呼何辜斯民而使  
此輩魚肉之也

三代以後人臣論事未有能如陸宣公者蓋其學正  
其識精其氣和其辭達故其所論深切著明雖以  
德宗之彊愎自任猜忌多疑然覽所奏未嘗不心  
服也

三綱二紀人之大倫也五常之道也君爲臣之綱其  
有分者義也父爲子之綱其有親者仁也夫爲妻  
之綱其有別者智也長幼之紀其序爲禮朋友之  
紀其任爲信之二紀者亦不出乎三綱之外何也  
因有父子也而有兄弟以至於宗族其先後以齒  
者一家之長幼也因有君臣也而有上下以至於  
儔侶其尊卑以等者一國之長幼也因有兄弟也  
而自同室以至於宗族其互相助益者同姓之朋



友也因有上下也而自同僚以至於儔侶其互相  
規正者異姓之朋友也舉三綱而二紀在其中故  
總謂之綱常人之所以爲人而異於物者以其有  
此綱常之道也

周官三德之教一至德二敏德三孝德至德者何能  
知能行明誠兩盡德之極至者也敏德者何知有  
未徧行無不篤德之敦敏者也孝德者何百行之  
中莫先於孝庸德之行專務其本者也蓋知行兼  
該者上也二者不可得兼則篤於行而知未逮者  
抑其次也夫行之而不知有矣知之而不行未之  
有也知之而不行者未嘗真知也果知之豈有不  
行者哉故行而未知者雖未爲至德亦可爲敏德  
若徒知而不行雖知猶不知也是以不得與於三  
德之目然所行非一端而已苟未能一一純備先  
務其大而有孝之一德者又其次也

西漢之文幾三代品其高下賈太傅司馬太史第一



漢文歷八代浸敝而唐之二子興唐文歷五代復  
敝而宋之五子出

夫道也者天所與我已所固有也不待求諸外有志  
而進焉有見有得可立而竣

讀四書有法必究竟其理而有實悟非徒誦習文句  
而已必敦謹其行而有實踐非徒出入口耳而已

朱子嘗謂大學有三關格物者夢覺之關誠意者  
人獸之關實悟為格實踐為誠物既格者醒夢而

為覺否則雖當覺時亦夢也意既誠者轉獸而為  
人否則雖列人群亦獸也號為讀四書而未離乎  
夢未免乎獸者蓋不鮮可不懼哉物之格在研精  
意之誠在慎獨苟能是始可為真儒可以範俗可  
以垂世百代之師也

宋丞相杭山章公清謹自守雖為宰輔猶如布衣時  
季年屏居山中樵牧爭席見者不知其為宰輔也  
江都相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數語升入孔聖之



堂室三代而下以至于今諸儒未有能及者也

朱陸二師之爲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門人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至于今學者猶惑嗚呼甚矣道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

書之所言我之所固有實用其力明之於心誠之於身非但讀誦講說其文辭義理而已此朱子之所以教亦陸子之所以教也

人之一身內有父母兄弟夫婦外有宗族姻親朋友近而鄉黨遠而四方推吾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以達乎彼何莫非吾之所當厚善者寧厚毋薄寧過毋不及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志後之仕者將以遂其欲所志亦所欲也而有公私義利之不同

大學言使衆之道不過推其幼幼之慈而已足民皆吾幼也是以保民當如保赤子竊怪夫字牧之官徃徃視民之休戚漠然若無與於己者獨何心哉



得召杜數千人爲慈父慈母列布郡縣民瘼庶其  
有瘳乎

古聖賢之所以爲學者必明人倫究物理必去私欲  
存本心使一身有主而處事曲當如斯而已矣  
夫士孰不欲遇且達也而其遇不遇達不達繫乎天  
豈人所能爲哉是以古之君子不當富貴而富貴  
則不處不當貧賤而貧賤則不去素位而行貧賤  
亦榮不義而得富貴祗辱爾君子曷嘗惡富貴而  
不求知其無可求之理也

朱子之學祖於程子程子之學以敬爲本而講究以  
明之踐脩以誠之

生我者父母也所以生我者天地也天地吾之大父  
母乎吾所受於親以爲身者全之而一無所傷是  
之謂孝子吾所受於天以爲心者全之而一無所  
虧是之謂仁人孝子者仁人之基仁人者孝子之  
極故孝子之事親也如事天仁人之事天也如事



親

易之爲易具於心備於身反而求之在我不在書

爲人子孫者思自立而已矣族姓之或微或著何筭

焉能自立歟雖微而浸著不能自立歟雖著而浸

微盛衰興替亦何常之有惟自立之爲貴

貴有二有人之所貴有天之所貴求之有道得之有

命者此人之所貴也求之在我得之可必者此天

之良貴也

微得志則

溢旁若無人不得志則隕穫沮喪

幾欲無生真所謂斗筭已夫

士之廉如女之貞固已分當然之事雖凍餓迫之刀

刃臨之寧死而不改節豈顧祿之厚薄哉

世亦間有號爲廉者廉於始而或不廉於終廉於此

而或不廉於彼廉於位卑之時而或不廉於位高

之後廉於得寡之處而或不廉於得多之地暫焉

僞廉以釣名焉耳噫嗜利無耻而真貪者剽掠之



寇也若釣名無實而僞廉者穿窬之盜也相去殆不能以寸

道德仁義性所固有求則得之不待資借於人

蓋嘗觀高山巨林之木乎其直幹亭特而上遂者千層霄其橫枝蟠偃而旁走者隱千駟其密葉美蔭童童如車蓋渠渠如厦屋者可以蔽虧日月不以春夏雨露而增榮不以秋冬霜雪而損瘁何以能如是哉其本深且固也彼浮沙淺土水之所齧風之所摧其本懸寄孤露且顛且撥本既不立求其枝葉之盛如高山巨林所生不可得已人本乎親身與兄弟其枝也子子孫孫枝而葉者也厚於本者枝葉繁薄於本者枝葉單理則固然

夫人子之於親何所不至哉見書冊思手澤見食器思口澤思其平日之所樂思其平日之所嗜思其居處之所在思其志意之所存

脩天爵之方唯反己用實功人皆可能也人皆可能



者何也已所自有不待借假也仁義禮智人人有  
之不爲則已爲則人人能之有所慈愛而擴之則  
仁也有所羞惡而擴之則義也有所敬讓有所辨  
別而擴之則禮也智也婉順父母謂之孝雍睦兄  
弟謂之弟盡心爲人謂之忠推心待人謂之恕仁  
也義也禮也智也孝也弟也忠也恕也豈人所不  
能哉其有不能非不能也不爲也爲之而能能之  
而孰孰之而極則雖堯舜之道亦不過孝弟而已  
雖夫子之道亦不過忠恕而已人而能孝能弟能  
忠能恕則人人可堯可舜可夫子也

家有夫婦焉家有父子焉家有兄弟焉人之大倫五  
而家有其三必先有以厚夫婦之倫而後父能慈  
子能孝兄能友弟能恭此學周召南之功也

齊家之本在脩身而脩身之本果安在曰有二明善  
一也誠善二也明善者何讀書以開其智識而不  
昧於理也誠善者何慎獨以正其操履而不愧於



天也智識無所昧操履無所愧則男女之判謹內  
外之限嚴室家之儀肅而睦而仁意融盎和氣浹  
洽凡如此之家未有爲父而不慈者也未有爲子  
而不孝者也未有爲兄爲弟而不友不恭者也身  
之行無一虧損之謂脩家之政無一參差之謂齊  
人之倫有五其二曰二紀其三曰三綱君爲臣綱父  
爲子綱夫爲妻綱也爲之綱者爲之天也臣所天  
者君子所天者父妻所天者夫也天一而已世無  
二天父亦一而已人無二父子之天其父天屬自  
不容二臣之於君妻之於夫雖曰人合而匪天屬  
其人合之天可一不可二則亦猶天屬之天有一  
而無二也

人之善也猶水之下人之樂於爲善水之樂於就下  
也無他順其自然而已矣

不以外物易天性之愛

夫人之生也以天地之氣凝聚而有形以天地之理



付畀而有性心也者形之主宰性之鄒鄒也此一心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于孔子其道同道之爲道具於心豈有外心而求道者哉而孔子教人未嘗直言心體蓋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於其用處各當其理而心之體在是矣操舍存亡惟心之謂孔子之言也其言不見於論語之所記而得之於孟子之傳則知孔子教人非不言也一時學者未可與言而言之有所未及爾孟

子傳孔子之道而患學者之失其本心也於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其言曰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學問之道無他也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而其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至矣此陸子之學所從出也夫孟子言心而謂之本心者以爲萬理之所根猶草木之有本而苗莖枝葉皆由是以生也今人談陸之學往往曰以本心爲學而



問其所以則莫能知陸子之所以爲學者何如是  
本心二字徒習聞其名而未究竟其實也夫陸子  
之學非可以言傳也况可以名扁求哉然此心也  
人人所同有反求諸身卽此而是以心而學非特  
陸子爲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逮周  
程張邵諸子蓋莫不然故獨指陸子之學爲本心  
學者非知聖人之道者也應接酬酢千變萬化無  
一而非本心之發見於此而見天理之當然是之  
謂不失其本心也專離去事物寂然不動以固守  
其心而已也

夫脩己以敬吾聖門之教也然自孟子之後失其傳  
至程子乃復得之遂以敬之一字爲聖傳心印程  
子初年受學於周子周子之學主靜而程子易之  
以敬蓋敬則能主靜矣

有志性學者宜如何其用功有二曰知性曰養性知  
之精養之熟則率而行之庶其無少虧缺歟



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間  
惟其所在而致其道

士大夫治官如治家則何事不可辦

周子生於千載之下不由師授默契道妙

夫子之功如天地

士君子有志斯世大而宰天下小而宰一邑皆可以  
行志顧其人何如耳

人之異於物者以其心能全天所與我之理也

所貴乎讀書者欲其因古聖賢之言以明此理存此  
心也此心之不存此理之不明而口聖賢之言其  
與街談巷議塗歌里謠等之爲無益

讀書者當知書之所以爲書知之必好好之必樂既  
樂則書在我苟至此雖不讀可也

夫行道也者持循天理不使有一毫私意人欲之萌  
身心粹然如無瑕之玉與世儒浮華務外之學絕  
不同



夫天下之善莫大於好賢天下之惡莫大於妬賢世  
謂妬賢之人猶妬婦非特妬其得近於夫者雖見  
他人之姝亦妬雖見圖形之麗亦妬徐察之信然  
夫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人必自  
好賢始周公大聖也必急於見賢一食三吐其哺  
一沐三握其髮趙文子賢大夫也所舉筦庫之士  
七十有餘家嗚呼當時周公所見文子所舉豈必  
皆其親舊而有所請求者哉好賢之臣能容人而  
天下治妬賢之臣不能容人而天下亂此大學平  
天下章所以引秦誓之言而深切教戒也

誠者聖之事人人可以希聖

宋三百年禮儒臣尚經訓雖季世家法猶未替

孝豈易能哉聖門之以孝名者曾子也其門人嘗問  
夫子可以爲孝乎而曾子以參安能爲孝荅曾子  
之父聖門高弟樂道亞於顏子曾子之事親極其  
孝矣而孟子僅以爲可豈謂曾子之孝爲有餘哉



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其所當為也是以曾子終身戰兢唯恐或貽父母羞辱逮及啓手足之際然後自喜其可免於此見孝行之難也

易之道廣大悉備無所不包程子被之於人事所謂一天下之動者朱子直謂可與三古聖人並而為

四非過許也

勿矜其實勿恃其光益觀其根益加其膏如斯而已矣

好德之心人人所同苟可以厚人倫裨世教君子尤拳拳焉善善所以示勸惡惡所以示戒施之於政託之於言其功一也

宋南渡以來東浙之人物發為盛東萊呂子其首也天性之愛自然發見循性所有擴而充之可為堯舜亦由是而已矣

古今人言靜字所指不同有淺深難易程子言性靜者可以為學與諸葛公言非靜無以成學此靜字



稍易夫人皆可勉而為周子言聖人定之以中正  
仁義而主靜與莊子言萬物無足以撓心故靜此  
靜字則難非用功聖學者未之能也大學靜而後  
能安之靜正與周子莊子所指無異朱子以心不  
妄動釋之即孟子所謂不動心也孟子之學先窮  
理知言先集義養氣所以能不動心大學之教窮  
理知言則知止集義養氣則有定所以能靜也能  
靜者雖應接萬變而此心常如止水周子所謂動  
而無動是也安則素其位而行無入不自得之意  
君者臣之所天也咨只於事父方喪三年其義不亦重  
乎

人間富貴如春華開落如浮雲聚散何足經意閱歷  
多者自能照燭

夫兄弟者其初一人之身爾同本而分枝愛兄弟之  
身猶愛己之身也然本者吾身之所由以生者頑  
夫尚或昧昧而不知愛况其所分之枝乎



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即父父即天地即母母即地人事天地當如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

草廬吳先生輯粹卷之一終

草廬吳先生輯粹卷之二

記二十六首

尊德性道問學齋記

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孟氏以來聖傳不嗣士學靡宗誰復知有此哉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矜所長奮迅馳騫而不自知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則亦漢唐之儒而已矣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



時號爲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不爲無補於人心世道然稽其所極度越董韓者無幾是何也於所謂德性未嘗知所以用其力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旣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使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况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



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漢唐之儒無責焉  
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歎已清江皮  
公字其子曰昭德其師名其讀書之齋曰學從吾游  
請以尊德性道問學更其扁名合父師所命而一之  
噫而父所命天所命也學者學此而已抑子之學詞  
章則云至矣記誦則云富矣雖然德性無預也姑置  
是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猶以陳爲未精饒  
爲未密也墮此科臼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因  
子之請惕然於歲月之已逝今之語子其敢以昔之  
自誤者而誤子也哉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  
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  
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  
則於尊之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  
於已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  
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夫如是齊於賢  
躋於聖如種之有穫可必其然也願與子偕之若夫



爲是標榜務以新美其名而不務允蹈其實是乃近代假託欺誑之儒所以誤天下誤國家而自誤其身使異己之人得以藉口而斥之爲僞學者其故又浮於朱門末學之外而子不爲是也

### 疑道山房記

永平鄭侯鵬南嚴重清謹爲時名流而不以所能自足也謂仕必資於學學必志於道別業在滕州築山房爲游居之所取子思子之言而扁之曰疑道不遠二千里走書徵言於予夫世之成室屋者徃徃有記記者紀其棟宇之規制營構之歲月而已稍能文辭者可命也而奚以予言爲侯之意寧不以予嘗講聞於儒先之緒論而欲俾言其所謂疑道者乎嗚呼道之不易言也言之易者未必真有見也非真有見而言是妄言也而予何敢夫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詘乎雖然侯之意不可以不答也詎容已於言哉請言其似道在天地間猶水之在大海道之中有人猶水



之中有器浸灌此器者水也納受此水者器也水中  
之器或沉或浮而器中之水或入或出器與水未合  
一也未在器中疑而爲水則器與水合不相離而水  
爲器所有矣人之於道猶是也有以疑之則道在我  
無以疑之則道自道我自我道豈我之有哉人之生  
也或智或愚或賢或不肖均具此性則均受此道不  
於賢智而豐不於愚不肖而嗇愚不肖之不賢智若  
何也能疑不能之異爾嗚呼子思子言道所以有貴  
於能疑者疑之之方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德性者我  
得此道以爲性尊之如父母尊之如神明則存而不  
失養而不害矣然又有進脩之方焉蓋德性之內無  
所不備而理之固然不可不知也事之當然不可不  
行也欲知所固然欲行所當然舍問學奚可德性一  
而問學之目八子思子言之詳矣不待予言也廣大  
也精微也高明也中庸也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德  
性之固然當然者盡之極之溫之知之問學以進吾



所知也致之道之敦之崇之問學以脩吾所行也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夫知與行一者立其本兼者互相發也問學之力到功深則德性之體全用博道之所以凝也夫雖然此非可以虛言言亦在夫實為之而已矣斯道也人人可得而有也况如侯之卓卓者哉其凝之也其凝之也予將驗侯之所為侯名雲翼今為江南行御史臺都事

極高明樓記

臨川東鄉饒君仲博昔有讀書之堂鄉先生金谿曾縣令名之曰極高明其後盱江程學士為書三大字饒君之子宗魯克紹先志延祐甲寅新一樓於堂之東以貯父書移堂之扁于樓東有竹西有松春晴夏風秋月冬雪皆相宜也北則重岡複崦起伏繚繞南則林影湖光葱蘢蕩漾龍角柏峯諸山嶒嶸蒼翠如畫徵予文記之而曰樓之作非為景物設晨夕歲脩息游其間仰瞻名扁儼然如父師前靳聞一言以自



最也予謂世之名其室屋者姑爲名耳豈必踐其實哉而欲因樓之名以求極高明之實乎吁未易言也高明者天也惟聖人可配天極之云者俾學者窮之而至其境也然則何以能極之乎吁未易言也竊嘗聞鄒易饒氏中庸之說蓋以尊德性道問學一語爲之綱而道問學之目有八八之中四言知四言行極高明者八之一也是爲致知之極功盡心之能事至之有其漸求之有其方譬之斯樓登樓而觀與在下而觀者固殊矣以是爲高明則未也極之極之又極之至於無可復上而後謂之高至於無所不見而後謂之明也其必心識克周而無一毫障蔽之隔其必物理昭然而無纖芥查滓之留如身居九萬里之上俯視九萬里之下四通八達一覽無遺學者欲求至乎是豈易能哉子思子於極高明之前有所謂盡精微者也於極高明之後有所謂溫故知新也是四者皆言知目雖四而實則一也欲極高明者如之何亦



曰盡精微而已未有不盡精微而能極高明者也欲  
盡精微者如之何亦曰溫故知新而已未有不溫故  
知新而能盡精微者也溫而知焉知而盡焉此極之  
之方也何也盡心必自知性始致知必自格物始由  
其方而高明可馴至也夫棲之扁曰高明而予之言  
則卑近如棲之扁其至也難如予之言其入也易宗  
魯字心道篤志勤學故予不敢默而誦所聞以爲記  
其母厭予言之卑近也哉

靜虛精舍記

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祕學者始有所悟以致  
其存心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  
二言者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爲外物所動之謂靜  
不爲外物所實之謂虛靜者其本虛者其效也江州  
柳從龍雲卿家闌闔之中厭喧囂之聒擇幽曠之地  
爲葺息之廬晨省之暇燕休其間飽玩聖賢之書而  
扁曰靜虛將俾外物不能波其止水之停窒其靈府



之空也卓然斯志雲卿年長矣而學於予予故爲之  
陳其槩周子言靜而程子言敬敬者心主於一而無  
所適也夫苟主於一而無所適則未接物之前寂然  
不動非靜乎既接物之後應而不藏非虛乎靜虛二  
言敬之一字足以該之學靜虛者亦曰敬以存其心  
而已所存之心何心哉仁義禮智之心也非如異教  
之枯木死灰者仁義禮智四者統於一一者仁也仁  
者天地生生之心也而人得之以爲心故愛人利物  
之心滿腔皆是而傷人害物之心一毫無之由父母  
兄弟而宗族姻戚朋友鄉里欲人人各得其所溫然  
如九州四海而爲春視人之所願成全之視人之所  
患救護之蓋同生天地之間皆吾之同氣同體也或  
傷害於彼而便益於我且不爲也况無便益於我而  
傷害於彼者其肯爲哉周子所謂窓前之草與已之  
意思一同程子所謂靜後見天地萬物自然皆有春  
意者卽此也能存此心則妄念不起惡事不留此心



廓然豁然與天地同其靜虛聖學之極也然豈易至哉期學而至之惟當主敬以存吾心之仁此其大槩也其悉則有周子程子之書在雲卿躍然翻然於此實用其力再見之日其必有以異於今

### 都昌縣學先賢祠記

秦漢而下孔道之傳不續歷千數百年乃得宋河南程子遠承孟氏之緒而道國元公周子實開端於其先徽國文公朱子又集成於其後二子當熙寧淳熙間俱守南康郡南康偏壘也傳道二大賢嘗過化焉都昌南康屬縣也疇昔仁風之所披拂教雨之所沾濡流芳遺潤世猶未泯社而稷之尸而祝之也固宜考江丞相脩學碑周朱二子有專祠在縣學適年廢而莫舉詎非掌教非人不以爲意歟天曆己巳教諭萬鈞用至惕然大慊白主簿黃將仕孚轉達縣丞何進義某縣尹李承務某僉議諧協遂營明倫堂之西翼室設二子位扁曰先賢祠允謂知教之本者鄉賢



舊亦無祠若朱門四友西坡黃氏梅陂彭氏厚齋馮氏昌谷曹氏萃祠于明倫堂之東翼室強齋彭氏深居馮氏暨古心江丞相配扁曰鄉賢祠表章尊奉之餘靡不竦慕興起其於人心世教豈小補哉况聖時崇尚義理之學二子皆從祀孔廟學者儻不惟二子是師循習卑陋猥同時輩徼近利迷遠志則負公朝愧先師矣師二子宜何如也定而無一物留於心應而無一事乖於理思必通微勳必審幾博文以明善約禮以誠身敬主諸中義制諸外其庶乎教官其勸率邑士精熟朱子所釋諸經諸傳周子所著一圖一書反求之已而直識實踐可也抑自古逮今有教必有政區區邑校於教幸知所務聞明倫堂北豪民侵疆父弗克正職典徃徃誘於其餌而不顧今教諭踵前官之所已行具牘于縣簿贄丞尹督府史究竟根株上事于郡卒能歸六十年已失之地于黌宮教外之政此其一爾主簿乎少從余學請為作賢祠記而



余因及一縣治官教官之可書者并書之以勸方來

有原堂記

半畝方塘一鏡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原頭活水來朱子詩也朱元明摘詩中有原二字名其堂夫水有原則活活則清無原則死死則汚理之在人心猶水之在地中晝夜生生而不竭是之謂有原心理之發見猶原泉之初出毋滑壞毋闕絕將混混乎其來常活而常清矣彼汚池之聚無原泉之生雖或一勺之多死水耳臭腐之區泥塗之窟黃濁滯瀋枯涸立至胡可以鏡而又烏取天光雲影於其間哉審乎是君子於此心之理其可以滑壞闕絕於其原乎果行育德在易取山下出泉之象育之果之不滑不闕之謂也孟子曰仁義禮智四端擴而克之若泉之始達孟子之學傳於朱子元明氏朱而派其派則亦學朱而原其原可也朱子之學類非俗儒之所講聞思之思之重思之思而得得而學學而



成焉朱氏世有人矣豈獨稱斯堂之名而已哉

### 十賢祠堂記

河洛之間四方之中也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同  
宜爲聖賢之所宅周成王時營建東都以會諸侯周  
公大聖畢公大賢俱以父師之重尹其民平王東遷  
遂爲王國吾夫子亦嘗一至而不久留也由漢及唐  
名士大夫之居洛者不一而皆未若宋中世之盛蓋  
吾夫子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而不得天子大  
臣之位道不行於天下而私授其徒然惟顏子曾子  
二人得其傳再傳而子思三傳而孟子孟子沒而傳  
者無其人夫子之道泯矣歷千數百年之久河南二  
程子出而孟氏之傳乃續同時邵子衛人也司馬公  
陝人也皆遷洛中張子秦人也亦以邵程之在洛而  
時造焉五賢之聚於洛周畢以來之所未有也洛人  
張順中多其鄉之有五賢又思程子之學其原肇於  
營道之周而其流行於婺源之朱廣漢之張東萊之



呂至覃懷許文正公尊信四書小學書以教而國朝  
士大夫始知有朱子之學帝制以十賢從祀孔子廟  
後學躍然有所興起順中白其父市地於洛城宣仁  
門之北構祠屋祠十賢以致嚴事之誠其次以邵周  
司馬張程朱張呂許爲序蓋以齒之長少時之先後  
定也來京師求文以記予謂順中庶士也有志尊慕  
聖賢之學可嘉也夫果能遵許文正之教而上達於  
司馬以行天下之達道循朱張呂之言而上達於程  
張周邵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實學也他日有光河洛  
其不在斯乎若徒立祠以祠之則亦虛文而已道者  
人人所同有聖賢者人人所可學其爲之也亦惟實  
用其力爾順中勗哉

百泉軒記

昔孟子之言道也曰若泉始達曰源泉混混泉乎泉  
乎何取於泉也泉者水之初出也易八卦之中坎爲  
水六十四卦之中有坎者十五水之在天爲雲爲雨



而在地則爲泉故坎十五卦象水者十一象雲者二象雨者一獨下坎上艮之蒙水出山下其象爲泉而以擬果行育德之君子嶽麓之泉山下之泉也嶽麓書院在潭城之南湘水之西衡山之北固爲山水絕佳之處書院之右有泉不一如雪如汞如練如鶴自西而來趨而北折而東環遶而南注爲清池四時澄澄無毫髮滓萬古涓涓無須臾息屋於其間名百泉軒又爲書院絕佳之境朱子元晦張子敬夫聚處同游於嶽麓也晝而燕坐夜而棲宿必於是也二先生之酷愛是泉也蓋非止於玩物適情而已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惟知道者能言之嗚呼是豈凡儒俗士之所得聞哉中經兵火軒與書院俱燬至元丁亥始復舊觀上距乾道丁亥二先生游處之時百二十一年矣延祐甲寅潭郡治中壘陵劉侯又重脩之侯與余相好也余亦知侯之爲人故其脩是軒也余爲之記侯名安仁字德夫余爲誰臨川吳澄也



明經書院記

六經之道如麗天之日月亘古今常明者也夫明者在經而明之者在人聖途榛塞俗學沉迷人之能明之者鮮矣漢明經專門其傳授也章句訓詁而已唐明經專科其對問也文字記誦而已宋初學究即唐明經也後罷學究而進士改習經義名非不嘉要亦不過言辭之尚逮其體格之變至宋之季年而蔽極識者慊之新安胡氏之先唐未有以明經舉者十四世孫浚建塾于始祖讀書之所日從其父暨諸父講學其間既而病其湫隘也乃與弟澄族父炳文議改築西山之麓爲屋數百楹右先聖燕居之殿左諸生會講之堂又其左齋廬四又其前二塾扁曰明誠曰敬義山巔構亭據高望遠經始于至大庚戌落成于皇慶壬子畀之士田輸其歲入以養師弟子浚所畀以頃計者三澄所畀以畝計者五十知州黃侯惟中命炳文掌教事彰既往之美貽方來之謀請于上而



以明經書院名踰年貢舉制下取士務明經學與所  
名若合符契介其鄉人樂安主簿汪震祖來言俾記  
其始末余謂明經之名一也而其別有三心與經融  
身與經合古之聖人如在于今此真儒之明經也句  
分字析辭達理精後之學者得稽于古此經師之明  
經也簾視壁聽涉獵剽掠以澤言語以釣聲利而已  
此時流之明經也漢唐未暇論三代而下經學之盛  
莫如宋其有裨於經可傳於後者奚翅數十家泰山  
之孫安定之胡其尤也所守所行不失儒行之常固  
其天質之異抑其學術之正於經可謂明矣而未離  
乎經師也必共城邵子必春陵周子必關西張子必  
河南二程子而後為真儒之明經蓋其所明匪經之  
言經之道也嗣邵周張程者新安朱子也易詩四書  
之說千載以來之所未有其書衍溢乎天下况新安  
其故鄉遺風餘響猶有存而未泯者乎然則胡氏振  
振之子孫新安彬彬之俊秀與夫四方來游來觀之



士覩書院明誠敬義之扁若何而明若何而誠若何而敬若何而義於心於身必有用力之實而於經也豈口吟手披尋行數墨而可以明之哉噫未易明也忽之以爲易不可也憚之以爲難亦不可也志於斯者其思之其勉之思而通焉勉而至焉真儒明經之學復見於朱子之鄉不其偉歟不然知不實知能不實能漫漫焉曰明經明經高則昔之經師卑則今之時流而已志於斯者思之哉勉之哉淀受初命主龍泉簿炳文前長信州路道一書院明經府君諱昌翼所居曰考川在婺源之北三十里

重修李氏山房書院記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讀是詩而曰詩之好仁如此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子讀是詩而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夫孩提之童初生已知愛其親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與生俱生而非有使之者也心有此仁則必好之如山之高目所必



仰如路之大足所必行也然仁之爲德人人所同吾  
有是仁彼亦有是仁也好吾固有於心之仁豈不好  
彼同有是仁之人乎秉彝者固有是仁之性也懿德  
者同有是仁之心也有是常性者未有不好懿德之  
人心同是仁故也南康李文定先生少學科舉之學  
未弱冠時朱子來守南康心竊慕焉旣成進士遂往  
受業終身截然禮義之閑澹然利達之境蓋學而有  
得於師者視其所師若高山之崇崇景行之坦坦嚮  
仰履行弗忘弗懈俛焉日孜孜也詎非夫子所謂好  
仁者哉所居之縣曰建昌前有兵部尚書同邑同氏  
清明姱節望於一鄉藏書廬山五老峯之僧舍號李  
氏山房中更亂離書與山房俱燬寶慶丙戌言於邑  
令曹豳仍李氏山房舊號創書院於縣西以祠尚書  
述其學問出處大槩而爲之記文定推好仁之心而  
好人之懿德蓋若是或曰尚書人品固高未嘗得聞  
聖學也文定師朱子而慕尚書何居曰已之好仁必



學聖人以克其全體人之懿德苟其生質之美制行之卓有合於仁之一德斯可好矣孟子願學孔子而亟稱夷惠夷惠雖不能如夫子之大全而使頑者廉懦者立鄙者寬薄者敦亦足以裨世教文定之拳拳於尚書之懿德也其猶孟子之稱夷惠也歟文定既沒與尚書合祠皇元新政建昌陞縣爲州山房始亦專官後以州之學正兼掌恭定初學正李仲謀欲新書院而牽制於有司會進士高若鳳以州判官總儒學事志同謀協乃克重修新祠堂新講堂又徙燕居之堂煥然有加于舊仲謀爲賦以紀其畧而徵記於予予弗及詳其工役之歲月室屋之規制而獨發明文定好仁好德之心以爲來者勸繼今以往人人知好德則官於斯者必能嗣葺而俾二李之祠永不廢墜人人知好仁則學於斯者必能階文定之堂闢朱子之室以無愧於燕居所祀之先聖先師而尚書公之懿德亦水木本原之分派也尚書名常字公擇文



定名燔字敬子人稱弘齋先生云

### 儼齋記

脩已治人之道一言而撮其要曰敬而已儼者敬之形於外者也自昔聖賢教人爲學莫不由此而入門孟子而後吾夫子之道不得其傳漢唐名卿鉅儒或資質之暗合或言議之偶中而能的然知學之有要者其誰乎宋河南二程子續孔孟不傳之學於千載擬一言以開後覺新安朱子究竟發揮而其學益以顯時則伊洛之學獨明於南土近年覃懷許公讀朱子之書而有得復恢河南之緒然後伊洛之學盛行於中州從之游者立身臨政徃徃異於人人見其異也不問可知其出於許公之門上而宰輔次而庶官下而秀士比比有焉崇仁令田侯若思曹人平居私淑槩嘗有聞許公之說名齋以儼豈徒因已之名而生是義哉古曲禮三千餘條逸於秦火漢儒掇拾其遺冠於禮記首篇之首凡十二字首言敬次言儼何



也學之道無他主於中者敬是也敬之道無他形於外者儼是也外肅則內安貌莊則心一儼所以爲敬之第一義也夫子而孟子孟子而程子程子而朱子而許公之所得於朱子者其學不在於斯與侯於許公之學有聞矣其亦有見於斯與侯前宰長樂著能聲今宰崇仁至官以來寢食未嘗適私室遇休沐一歸視又出公廨究心民事夙夜不倦勇於必爲事無留滯歲饑天旱若已或致賑恤祈禳汲汲恐後不憚疆圉御史如束數十年間所稱賢令其勤其健其堅其果其嚴其整未有如侯者也夫是六者敬之實也而侯兼有之六者其目也儼者其綱也侯之仕侯之學俱進進而未已益大其所用益克其所聞所就其可量也哉脩己以安百姓由此其選也澄不及識許公然頗注意於朱子之學他日侯爲澄誦所聞其必有不期同而同者儼之本體極其微儼之功用極其大尚將極談於儼齋之下



遠清堂記

香遠益清子周子所以說蓮也周子擬蓮於君子而  
狀其德曰不染不妖曰不蔓不枝曰中通外直香也  
者其君子之德流風美韻之達於人者與一鄉一國  
薰之而善良天下聞之而興起焉猶未也且有所謂  
流芳百世賸馥焉後人者遠而益清蓋如此河北馬  
仲溫僑寓儀真其居面城城之北居之南大池方廣  
百步與城內外溝水通舟可往來其間池中蓮萬本

盛夏花開葉茂時絢錯如錦南薰徐至香氣彌天作

堂闕池以翁受之名之曰遠清夫蓮有君子之德中  
通外直本也不枝不蔓不妖不染餘也香遠益清餘  
之餘也昔之人託物以自况後之人因物而尚友有  
其本斯有其餘矣中之通也外之直也蓮之德此其  
本周子之學此其要也然則將何稽曰稽諸周子之  
書周子之書謂何曰靜虛而明通動直而公溥也此  
聖學也而未易言也程公伯溫命二子受學周子而



竟得其傳今仲溫純謹長厚教其伯仲二子亦將俾  
之學聖學其志可嘉已果能師周子於異代而有得  
本者立於已餘者聞於人則遠而益清可以同乎君  
子之蓮而世俗所稱謝庭之蘭燕山之桂其香又何  
足美哉

### 明明齋室記

樂安士劉楚蘭名其齋居之室曰明明而求言於予  
予語之曰人之所得於天者五水之神曰智火之神  
曰禮木之神曰仁金之神曰義土之神曰信智爲之  
始者天一生水也人性之智象水之明水之所以明  
者內無所留蔽外無所振蕩故爾人之有智凡內體  
不塵穢外用不錯謬亦以其能虛能靜也儻不先以  
敬爲務使內有主而心常虛外不撓而心常靜則如  
水之有泥留蔽於其內有風振蕩於其外汚濁波流  
無毫髮淨瑩之處無須臾安定之時縱令讀書應事  
格物窮理聞見雖多而心識愈窒何明之有程子曰



明得盡滓查便渾化邵子曰能盡里人鄉人國人古今之情而已之滓十去一三十去三四十去五六十去七八矣既盡天地之情而已之滓無可得而去焉二先生之實收效者如此是之謂明明明明者明其本然固有之明也明之之法如之何曰尊德性道問學而已楚蘭有志於斯乎其詳玩深味於予之言哉

### 大中堂記

人之氣體隨所居所養而移居焉者固所以養之也

古人之於其居也若楹若戶若牖或爲之銘豈非欲使訓戒之辭常近於目而以養成其德也歟後世無是已近時士大夫之居或以嘉名而爲之扁或以善文而爲之記雖古之所未嘗有而予亦有取焉以其合於銘楹銘戶銘牖之意也樂安南鄉士劉楚蘭思有所養以移其氣其齋居之室名之曰明明而徵予記之其燕居之室名之曰大中而又徵予記之予嘆曰大哉劉氏之名其居乎明明者大學要旨也大中



者中庸要旨也夫程子續孔道之傳獨能於戴記中  
擇出大學中庸二篇為聖學之門庭宅奧今劉氏於  
二篇首各擇取其要旨以名室名堂焉是願希程子  
者也其志豈不可尚矣哉雖然明明者入德之始事  
猶可言也大中者成德之極功未易言也中一也而  
有二有大本之中有達道之中子思子曰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此以心之不  
偏不倚為中也周子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  
道也此以事之無過無不及為中也不偏不倚之為  
大本者體也無過無不及之為達道者用也體用皆  
曰大中何也其體無不該其用無不貫是以均謂之  
大也前哲立言每先體而後用後學用功宜先用而  
後體論語所載聖人教人多在日用常行之間曾子  
之學力到功深其於用處悉已周備夫子乃告之曰  
吾道一以貫之蓋至此方指示以其體之一也為中  
庸大中之學亦當自日用常行始凡所應接必求至



當無毫釐之過無毫釐之不及積累日久無一事非  
中由是進進雖目所不睹之時亦戒謹雖耳所不聞  
之時亦恐懼則不偏不倚之中所以爲無過無不及  
之本者存存而不失矣若其用功之初亦惟博於文  
以明經慎於獨以克己而已先得達道之中馴馴而  
得大本之中後學豈易言哉雖然予不可不畧言之  
也安適其居而動息有養所養純孰而所學與居氣  
之移也將不期然而然是爲造詣程子堂室之端倪  
楚蘭其細味予言而實用其力可也不然名扁之嘉  
徒爲美觀記文之善徒爲虛言則非予之所望於居  
斯堂者

### 九思堂記

予自中歲聞御史申屠君之名敬慕而願識而卒未  
及見也至治三年予在京師識其子駟他日諗予曰  
先人家東平晚愛高郵山水營別墅焉嘗謂君子有  
九思爲立身之本每以是誨子孫駟上有三兄下有



當無毫釐之過無毫釐之不及積累日久無一事非  
中由是進進雖目所不睹之時亦戒謹雖耳所不聞  
之時亦恐懼則不偏不倚之中所以爲無過無不及  
之本者存存而不失矣若其用功之初亦惟博於文  
以明經慎於獨以克己而已先得達道之中馴馴而  
得大本之中後學豈易言哉雖然予不可不畧言之  
也安適其居而動息有養所養純孰而所學與居氣  
之移也將不期然而然是爲造詣程子堂室之端倪  
楚蘭其細味予言而實用其力可也不然名扁之嘉  
徒爲美觀記文之善徒爲虛言則非予之所望於居  
斯堂者

### 九思堂記

予自中歲聞御史申屠君之名敬慕而願識而卒未  
及見也至治三年予在京師識其子駒他日諭予曰  
先人家東平晚愛高郵山水營別墅焉嘗謂君子有  
九思爲立身之本每以是誨子孫駒上有三兄下有



三第追惟先志名所居之堂曰九思而集賢大學士  
郭公爲篆其扁敢徵一語發揮其指朝夕觀省而有  
所警悟庶其寡過而無忝所生矣乎余曰唯唯子之  
先君子所以淑其身而期其子孫者遠矣哉余之淺  
陋不足以旣其實也雖然不可不畧陳其槩謹按論  
語所記思之目有九前之六思存心治身之要也後  
之三思明理克己之務也何也目之視耳之聽見面  
之色舉動之貌出口之言應接之事皆屬於身者視  
而思聽而思色貌言事莫不有思思者心之官也身  
之職統於心之官內有所主而外從其令故以視則  
明以聽則聰色與貌則溫而恭言與事則忠而敬此  
顏子之視聽言動悉由乎禮孟子之先立乎其大者  
而小者不能奪也六者之思其聖學之根基與學者  
所當學而未易也毋亦先以三者之思爲務哉蓋欲  
之易誘者利爲甚見得而思必不舍義而汙已也情  
之難制者忿爲甚當忿而思必不趨難而害已也疑



三第追惟先志名所居之堂曰九思而集賢大學士  
郭公爲篆其扁敢徵一語發揮其指朝夕觀省而有  
所警悟庶其寡過而無忝所生矣乎余曰唯唯子之  
先君子所以淑其身而期其子孫者遠矣哉余之淺  
陋不足以旣其實也雖然不可不畧陳其槩謹按論  
語所記思之目有九前之六思存心治身之要也後  
之三思明理克己之務也何也目之視耳之聽見面  
之色舉動之貌出口之言應接之事皆屬於身者視  
而思聽而思色貌言事莫不有思思者心之官也身  
之職統於心之官內有所主而外從其令故以視則  
明以聽則聰色與貌則溫而恭言與事則忠而敬此  
顏子之視聽言動悉由乎禮孟子之先立乎其大者  
而小者不能奪也六者之思其聖學之根基與學者  
所當學而未易也毋亦先以三者之思爲務哉蓋欲  
之易誘者利爲甚見得而思必不舍義而汙已也情  
之難制者忿爲甚當忿而思必不趨難而害已也疑



而未通必問於人彼不思而耻下問者寧終身而不  
知疑而思問則理無不明思難思義則已無不克理  
無不明已無不克則操心而心存檢身而身治聰明  
溫恭忠敬固無所不能也思之功大矣程子曰九思  
各專其一謝子曰無時不自省察也子命予發揮九  
思之旨予竊誦程謝之說以復抑子之先君子磊落  
軒昂卓然自奮有古烈丈夫之風子求諸家法有餘  
師而又稽聖訓立堂名以無改於父之道若兄若弟  
聚處斯堂夫苟因九思之名詣九思之實隨所在而  
思無須臾而忽忘怠惰也則卑可以賢高可以聖且  
將煒燁烜赫有光于先德其為無忝也茂以加奚啻  
寡過而已若夫動靜語默間於九者不一一致思以  
允蹈其實而徒悅其名子之先君子所期於子之兄  
弟者殆不然也御史諱致遠字大用除南臺都事江  
東僉憲翰林待制俱不赴後以淮西僉憲而終子七  
一曰騏二驥三驪四駟五驂六騶七駘有已仕者有



未仕者

必葺齋記

昔人於其齋居之室或謂之齋宮或謂之齋廬齋也者固所以名其室也後人去其所謂宮所謂廬而專謂之齋於是又汎取義名以名其所謂齋者名愈衍而義愈非然其意猶古者銘戶銘牖之意也是以君子亦無訾焉汴人張君仲默官淮南僦一室扁之曰必葺齋官旣滿而去或仕或止遷徙不一隨所寓而謂之齋必葺之名亦因而不易也或訝之君曰吾所謂齋豈有所謂宮所謂廬者邪上覆下莞不資於陶巨楹小桷不資於匠塗墍不以土鍵錮不以金也吾所以葺又豈人之所得而知哉余聞而嘉之曰君之意勤矣今有一室於此每日必葺斯已爲勤而君之葺則未易也終食而違終食不葺矣須臾而離須臾不葺矣人孰不欲葺是齋也求其善葺者千人萬人不一見也十世百世不一人也君其懋哉塵則拂之



穢則叁之隙則墜之漏則裨之其甚也蠹者剔之朽者易之缺者完之傾者支之非徒爲是崇廣之容丹堊之飾以觀於外而欲人之稱其美也葺豈易能哉雖然必有其道室有人居則雖久常新一日無則毀敗立至君之齋所以未免勤勤於必葺者或以主之者出入之不常與往來之靡定與苟定矣苟常矣不必葺而未嘗不葺也始之以必葺終之以不必葺上下四方一吾齋也春秋冬夏四時之行以至於後天地而無終始皆吾不必葺而未嘗不葺之時也夫如是真足爲必葺齋之主矣然則君如之何曰葺之哉葺之哉

繫矩堂記

人之心無不同也目同視耳同聽口同嗜尊榮逸樂福利富壽所同好也卑辱勞苦禍害貧夭所同惡也古之君子其所欲不敢以專於己其所不欲不敢以施於人者無他以人心之與己同也易之同人曰唯



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夫以天下之大千萬人之心  
至不一也而吾之一心與之相通何也同其所同而  
已父而同子之心則慈子而同父之心則孝兄而同  
其弟第而同其兄則友且恭同而視宗族宗族猶已  
也同而視媯戚媯戚猶已也同而視朋友鄉里朋友  
鄉里猶已也然父子兄弟至親也世之人或不能同  
者矣况他人乎此君子之所以貴乎絜矩也夫矩從  
而絜之長短同也衡而絜之廣狹同也清江聶君守

愚名其堂曰絜矩余嘗至其家父子兄弟雖離如也

於族無不睦於戚無不媯也於友無不任於里無不  
恤也不謂之實稱其名者與雖然絜矩大學終事也  
其始必有事焉乾離之合爲同人用離則明而不蔽  
是以能知彼之同乎此體乾則公而不私是以能推  
此以同乎彼學用離者格物致知學體乾者誠意正  
心是學也古之大學而非今之俗學也君淳厚謹飭  
人也父子兄弟俱有文而樂學余是以云然



潮州路韓山書院記

孟子而後儒之知道蓋鮮矣西漢諸儒文頗近古賈  
大傅司馬太史卓然者也徐考其言論識趣大率非  
鞅儀秦之緒餘於道竟何如哉降自東漢不惟道喪  
而文亦弊歷唐中世昌黎韓子出追蹤西漢之文以  
合於三代而原道之作直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  
道傳至孟軻而止是又爲文而有見於道也豈三代  
以下文人之所能及哉嘗曰諫佛骨事謫潮州人立  
廟以祠宋元祐間廟徙州城之南七里逮淳祐初又  
於廟所設城南書莊俾學者居焉游焉皇元奄有此  
土屋室灰燼於兵至元甲申韓山書院重興卽廟之  
舊址爲先聖燕居先師充邸沂鄒四國公侍而韓子  
之專祠附唐時先聖配祀獨一顏子宋儒推孟子之  
傳由子思由曾子上接孔氏其言本諸韓子送王墳  
序於是配孔者四祠韓而繼一聖四師之統也固宜  
然書院僅復規模隘陋營繕多闕前守擬更造不果



至順辛未夏總管王侯至偕其長貳協謀命山長陳  
文計其費乃撤舊構新韓祠燕居位置相直寬袤齊  
等後有深池廣十丈許畚土實之建講堂其上扁曰  
原道兩廡闢齋館諸生日食之供有庖歲租之入有  
廩教官之寢處祭器之貯藏一一備具宏敞壯偉倍  
加於前五月經始九月落成海陽縣長忻都實董其  
役越明年山長將潮士之意來請記予謂書院之肇  
基也以韓子之能有見於道也書院之增修也以王  
侯之能有志於教也潮之士其如之何必也學韓子  
之學業精行完進進而賢則奚翹貢於王庭如韓牒  
所期而已由是學四先師之學道明德立駸駸而聖  
則奚翹篤於文行如蘇碑所褒而已不然學於書院  
昔猶夫人今猶夫人欲與趙德並且不可是為深有  
負於君師之作養又何望其高睨聖賢之蘊奧乎陳  
文曰潮城之東隔水有山文公平日憇息之地手植  
木尚存潮人稱其木為韓木山為韓山復取城東韓



山以號城南之書院云王侯名元恭蠹人也

### 西陽宮記

文章之傳世雖聖賢之餘事然其盛衰絕續之際實  
關繫乎天地之氣運周已來尚矣先漢賈馬二子以  
來八百餘年而後唐有韓子韓子以來二百餘年而  
後宋有歐陽子天之生斯人也固不數也是以百世  
以下萬口一辭稱為文章之宗工尊其文則敬其人  
尊其人則敬其親苟敬其親也則其敬無乎不在而  
况其墳墓所在乎此予所以不能已於西陽宮之記  
也西陽宮者何歐陽子之親之墳墓所託也昔韓子  
二歲而孤先世墳墓在河陽時或往省歐陽子四歲  
而孤二親俱葬吉永豐之瀧岡終身不能一至蓋其  
考崇公官於綿而生子官於秦而遽終妣越國大夫  
人鄭氏以其子依叔父隨州推官越一年崇公歸葬  
于吉葬後還隨歐陽子年二十預穎州貢年二十四  
登進士科歷事多在江北及留中朝年四十六而太



夫人喪次年附歸崇公之兆葬後還穎崇公之葬距  
越國之葬踰四十年越國之葬距文忠之薨又二十  
六年六十年間欲如韓子之一省墳墓而不可得其  
墳墓之託幸有西陽官焉官在永豐沙溪鎮之南舊  
名西陽觀莫詳何代肇創宋至和乙未道士彭世昌  
起廢掘地得鐘識云貞觀三年己丑西陽觀鐘崇公  
諱觀聲異而字同乃請于朝改觀爲官官之後有祠  
堂合祠崇公父子阡表世次二碑豎于一亭中間祠  
堂敞甲人陳氏新之淳熙丙午誠齋楊先生爲之記  
其堂後復敞陳氏子孫重葺咸淳丙寅巽齋歐陽先  
生爲之記莆陽方侯崧卿守吉出錢十萬命邑尉陳  
元勳修築瀧岡阡門與墻紹熙辛亥良齋謝先生記  
其事尤該備獨西陽無片文可稽祠堂初記丙午至  
今一百四十四年矣祠堂續記丙寅至今亦且六十  
四年矣而宮之道士鞠文質始遣其徒蕭民瞻來請  
記建宮本末民瞻之言宮面山枕溪拱抱明秀金華



桃源翼其左龍圖鳳岡峙其右地之廣袤六畝而縮  
禮神安葬室屋俱完宋南渡後道士賜紫者四劉師  
禹陳宗益彭宗彥曾若拙也田之歲入米以斗計三  
百而贏則宮之可藉以永久宜也而予竊有慨焉嘗  
聞諸禮士去國止之者曰柰何去墳墓也子路去魯  
顏子俾之哭墓而後行然則古人未嘗不以不得守  
其墳墓爲戚也而唐宋二大文人栖栖無所歸末年  
就京就穎而家悉不得歸近墳墓豈其心之所樂哉  
今瀟岡之阡歲時展省如其子孫者西陽宮道士也  
據禮之常揆義之正雖若可憐儻非歐陽子之文上  
配韓子如麗天之星斗光于下土與天無極人之尊  
仰推之以愛敬其親者亦將與天而無極則亦何以  
能使其親之得此於人哉夫能使其親之得此於人  
也其不謂之孝子哉夫得謂之孝子也而但謂歐陽  
子爲文人可乎哉噫此予所以不能已於西陽宮之  
記也



湖口縣靖節先生祠堂記

晉靖節陶先生家潯陽之柴桑嘗爲彭澤令後析彭澤創湖口縣湖口亦彭澤也故其境內往往有靖節遺迹孫侯文震宰湖口因行其鄉至三學寺民間相傳以爲靖節讀書之地旁有望月臺舊基猶存乃出私錢屋于臺基之上且就縣學東偏建祠堂三間以祀先生湖口小邑凋弊特甚扼江湖之會當驛置之衝侯興補滯廢應接往來精神光昭意氣閒暇處難若易任勞若逸固其才略之優而又追慕先賢尊崇表章以勵末俗是豈俗吏所能爲者值余舟過湖口而請記其事竊惟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槩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舉板授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爲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曾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克此志節異時詎肯忍耻於二姓哉觀述酒荆軻等作殆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責子有詩與



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  
夫人道三綱爲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無愧焉忘言  
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誰謂漢魏以降  
而有斯人者乎噫先生未易知也後人於言語文字  
間窺覘其髣髴而已然先生非有名位顯於時非有  
功業著於後而千載之下使人眷眷不忘其何以得  
此於人哉予於孫侯之爲惡乎而不喜談樂道之也  
侯燕人所至有廡能聲

卷舒堂記

昔人心畫之傳於世不少而顏魯公之字至今爲天  
下之寶豈獨以其字畫之勁而已志節如其字也廬  
陵文信公之志節蓋有大於魯公則其字之可寶爲  
何如哉卷舒堂三字公往時爲其鄉人劉靜隱翁作  
翁之二子構書塾揭名扁俾家之子弟及里之子弟  
卷舒簡編于其間一翁二子後先濟美好尚之超於  
流俗遠矣夫卷而舒舒而卷卷而復舒者以書之不



可不熟讀也讀之將何求必有以也而世之讀者不  
過以資口耳之記誦不過以助辭章之葩艷鸚舌翠  
羽悅聽視焉耳矣察其爲人稽其行事胷蟠萬卷之  
儒或不如目不識一丁之夫何哉讀而不知其所以  
以讀也且書之所載果何言與理也義也理義也者  
吾心所固有聖賢先得之寓之於書者也善讀而有  
得則書之所言皆吾之所有不待外求也不然買其  
積而還其味雖手不停披口不絕吟一日百千卷舒  
書自書我自我讀之終身猶夫人也而何益焉不惟  
無所益也甚其過者有矣長其驕長其傲長其妄誕  
長其險譎靡不由書之爲祟彼胷中無一字者或不  
至是也噫是豈書之禍人哉人之禍吾書爾予不識  
劉之二子而吾友劉光澤稱其靜懿溫雅稱其明練  
爽豁則其質固可以學聖賢矣以其可學聖賢之質  
楷式其子弟而進之於書其必能有得於書之理義  
而不虛讀也信公之爲人臣真有得於書者也得其



所得而推之以爲父子推之以爲夫婦以至爲兄弟  
爲朋友莫不皆然是之謂善讀書因覽光澤之記而  
附予說以告夫卷舒堂中之卷舒者云

廉吏前金谿縣尹李侯生祠記

予閑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爲禹稷伊尹之志苟得一  
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  
速莫是官若也而舉世瞽瞍孰知其任之爲不輕專  
務已肥遑恤民瘠壅閼吾君之德使不得下達愁怨之  
氣瀰漫兩間以至上下陰陽之和者十而八九也聚  
群羊而牧之以一狼恣其啖食何幸斯民而至斯極  
於斯之時倏有人焉慰愜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  
也烏得不如子之愛父母哉若金谿縣尹李侯是已  
尚論邑政之最必曰五事備予謂簡訟均役二事爾  
戶增土闢盜息三者其效也貪官喜民訟之繁則其  
需賄之路廣架虛誣告欣然聽納蔓延歲久而不決  
受誣之人甚則殞身破家事真求直而枉者先有所



輸則直者無復得伸役戶議差之際鬻賣殆徧惟無力請賕者不脫免卽此二端欲民之聊生可乎侯則不然訟者造庭面詰其故稍涉僞妄往往辭窮或以理感喻之而止所當辨解責之鄉都縱或逮問不遣一卒比及至官片言判其是非罔有留滯雖理屈抵罪靡不心服上司命之鞠訊亦若是戶役一以貲產高下爲等第來歲之役定於歲抄數戶俱差則考驗其力以多寡其日分如衡之平無所低昂由是民不可爲欺而訟自簡吏不可爲姦而役遂均訟簡役均縣之大綱舉矣此外皆其目也事儻使民諸利畢興儻不便民纖害必除有關係於倫紀風教者尤切切富旣獲安貧亦樂業百里之內一和如春鄰邑竦慕恨不得爲金谿之民侯宰邑凡四初宰華容繼宰臨湘二邑各處三年如一日後宰高安郡以私而撓縣政侯涖官甫七日遄棄去金谿之治視華容臨湘無異侯之所以過人者非他其善有五而廉爲本廉一



也明二也仁三也能四也公五也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爲吏所蔽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謂無取於民不眩於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躡躒略無惻怛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剴裁徒有仁心而民不被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小疵能而未公故也全此五善者難矣哉而侯獨兼有之所以卓然爲當今治邑之最歟侯資質美而益之以學公餘手不釋四書喪祭一遵朱氏家禮燕坐之際

扁曰絜矩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踐行絜矩之實者也匪但揭名扁之虛而已在金谿六年其去也士民思其德傳以紀之者數千言詩以誦之者數千首又立生祠于學宮去已四年而復來請予記將欲壽其祠於永遠予觀漢循吏傳六人始文翁終召父蜀郡南陽世世祠之今侯得此於民與漢之循吏異世同符予素知侯名樂道其善侯名有字仲方平



陽人善譽著聞推典風憲浸浸向顯用或曰侯嘗書  
廉勤公慎恕五字于壁今稱其廉明仁能公何哉曰  
彼之所以仁所以公者曰仁曰公恕在其中矣曰明  
曰能侯執謙而不以自居其於五善孜孜勉力而不  
怠者勤也翼翼小心而不恃者慎也侯之自勵予之  
稱侯其究一也抑侯之善五而予特表之曰廉吏蓋  
摛五善之本而云請予記者前縣尉曾文樞暨金谿  
之士彭瑀

復庵記

與物相刃相靡終身役役而不知所歸此漆園達士  
之所嗤也李君謙甫仕於天下一統之物相諸侯相  
方伯職脩事治清謹慈惠之聞孚於人當路將階而  
升之年甫五十遽老于儀真因宦游所歷而家焉城  
西南十五里結草爲庵名之曰復每歲春夏秋居宿  
其間視耕耘歛穫事勤則書倦則枕暇則賓友共壺  
觴徜徉花卉竹樹之側望江中舫檣往來上下梭織



交錯絡繹不絕江外群峯森聳蒼翠陰晴朝夕變化  
萬狀而疑立不改田夫野叟爭席欣欣然與之相忘  
蓋有晉淵明之風噫昔之人未嘗不欲仕仕而或止  
何也語云可以仕則仕彼往而不復者不計其可震  
蕩風波之舫衝觥射豹之叢驚悸喘汗而行不休考  
其終竟而何成哉而其甚也父子兄弟潸然淒然相  
視而歎追憶東門之犬華亭之鶴當是時雖欲復可  
得耶余惡乎而不善吾李君之善復也淵明少日爲

州祭酒參鎮軍軍旣而令邑幡然賦歸以行迷未遠  
自幸時亦艾而未者也由世俗觀之似大早計而孰  
知士之高見遠識固未易爲常人道也舉世滔滔汨  
汨熙熙壤壤而見斯人其在周易不謂之獨復不遠  
復者乎噫古今人所值所志不皆一一同若吾李君  
之復則於古人殆幾矣君河北平人也或曰去官不  
復其土而僑寄他鄉復其未邪是不然復也者于其  
義不于其地迷於聲利權勢之途而能復者古今有



幾惟隨所在而安者庶乎其能也必於懷居與迷而  
不復等爾而君豈爲是哉余嘗與友人元復初評所  
知曰安分而無忮乎心而無愧于之婦翁與應曰然  
翁謂君也古今人所當法也

### 一樂堂記

金谿朱元善父母年未六十兄弟凡七孝友雍睦頗  
聞於人樓于所居之東扁之曰一樂堂予過其家而  
請記焉予觀孟子之言君子之所樂者三一由乎已

一屬乎人一繫乎天惟係乎天者最不易得故居三

樂之首幸而得是於天矣然能有是樂者蓋鮮也何  
也有父母而不知所以孝有兄弟而不知所以友則  
亦孰知俱存無故之爲可樂哉吾元善蓋不如是父  
仕于京思念不置母養于家晨夕不違兄弟之具出  
者一視均愛殆庶乎知有此樂者則斯堂之扁非徒  
借其名而已也夫人之孝友本乎天性克之而至聖  
賢不異也或有生質之偶合者或有好名而強爲者



其偶合者雖行而不著其強爲者至久而必渝惟能克之以學則天性之愛全復其初事父母如古之曾閔處兄弟如古之夷齊夫如是始可言君子之一樂矣元善其勉學以復其性之全也哉

忍默堂記

一或至於亡身一言或至於喪邦其小者或以招禍或以敗事矯其失者所以有取乎忍與默也豫章黃幼德愿慤士取山谷老人養生四印之二名其堂

曰忍默將以自警且以戒其子用意不其嚴乎抑聞之古之君子休休而容恂恂而謹容則自平其忿謹則自訥其言奚事於忍奚事於默哉當忍而忍當斷而斷惟其可當默而默當語而語惟其時又豈專於忍專於默邪前之所云仁之所能後之所云義之所爲仁者寬洪而靜重義者裁制而精審夫如是忍默之名可廢也或者因字取象而加刃於心託物取形而三緘其口以示警戒則善矣然皆矯枉過直之意



非大中至正之道也。幼德姑置太史之詩而留意聖賢之書。居仁由義而有實得其必欣然。頌會子之說請爲筆之以志堂壁。

### 後山記

清江黃正道之父尚幹君居市而愛山。扁蒼山二字晨夕之下悠然。若有見者蓋與夫蒼蒼者冥會於中。而入莫知其意之所存。獨正道知之。可謂善承意矣。後正道復扁其肄習之所曰後山。或議之曰世有藏山之固者不免爲南華仙所笑。子之先君子於山已癖。子又欲世世專此山乎。正道曰吾聞移山之夫智人笑其愚。彼謂吾之子孫無盡而山不加益。何不可移之。有吾味其言。安知笑者之非愚。而移者之非智。夫彼之山有形而移之也。有事乎力。猶且期之子子孫孫。而必其可吾之山無形而一毫無事乎力。子子孫孫之世守之也。夫何難而不可哉。况人子之於親也。思其平生志意之所嗜。所樂而不敢忘。吾視吾扁



如見山焉吾視吾山如見親焉此入子之心又何議  
識者語塞余適過而聞之聞而嘉之子曰仁者樂山  
夫尚幹君非古所謂仁人與詩云高山仰止子曰詩  
之好仁如此夫正道非今所謂孝子與於是正道庸  
容以謝而請識其語于壁

草廬吳先生輯粹卷之二終

草廬吳先生輯粹卷之三

說十一首

無極太極說

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  
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  
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  
以其條派縷脉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玉膚也  
皆假借而為稱者也真實無妄曰誠全體自然曰天



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付與萬物曰命物受  
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於心曰仁天地萬物之統  
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  
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  
也屋之脊標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標至高至上無  
以加之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  
爲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  
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亦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

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爲言大之至甚也夫  
屋極者屋棟爲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爲天體  
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爲天下衆人之極而已  
以至設官爲民之極京師爲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  
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  
一字強爲稱號而曾何足以擬議其髣髴哉故又盡  
其辭而曰太極者蓋曰此極乃甚大之極非若一物  
一處之極然彼一物一處之極極之小者爾此天地



萬物之極極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極邵子曰道爲太極太祖問曰何物最大答者曰道理最大其斯之謂與然則何以謂之無極曰道爲天地萬物之體而無體謂之太極而非有一物在一處可得而指名之也故曰無極易曰神無方易無體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與然則無極而太極何也曰屋極辰極皇極民極四方之極凡物之號爲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是則有所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無可執着雖稱曰極而無所謂極也雖無所謂極而實爲天地萬物之極故曰無極而太極

### 放心說

其體則道其用則神一真主宰萬化經綸夫如是心是爲太極或已放去所宜收也於名於利於色於味妄念紛擾私意纏滯夫如是心是爲劇賊或未放下不宜留也不可以放還家即次者歟不可不放解懸棄徒者歟雖然放故不放不放故放二者相通此學



之全知不放心不知放心二者不相同此學之偏虛  
豁豁地無毫髮累常惺惺法無須臾離其放不放如  
是如是吾會其全以救其偏於乎至矣安得起鄰叟  
而與之言節文

### 觀瀾說

予家有清池可十畝冬夏混混不竭月夜乘舟扣舷  
蕩漾其間彷彿赤壁之遊之樂地四平無山林障礙  
微風發則粼粼淪連倡披繽紛如綺如縠如鱗如鬣  
不可勝狀有天下之至文焉大父嘗結廬西南涯開  
軒面之曰觀瀾軒有客難曰瀾之雄偉壯盛者長江  
大河之流洞庭彭蠡之渚也今以一勺之水而觀其  
所謂瀾得無見笑於天吳哉主人答曰子知孟子之  
言觀瀾者乎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蓋貴乎水之有源  
也潢潦之水雨集而盈雨止而涸何瀾之可觀若夫  
有源者則異是彼之經數千百里而來合數千百川  
而一者有源也此之歷四時千載而如一日者亦有



源也有源既同則有瀾亦同也泰山之與秋毫政未  
可以大小而殊其觀於是客無以應也金谿洪君恢  
廓尚義所居有觀瀾閣浚渠道溪引活水至前殆與  
予之大父同其趣蓋有源之水不必如長江大河洞  
庭彭蠡之廣且深而後可觀也青田陸子近世大儒  
之知道者洪君生不同時而與同里增修祠宇以表  
欽慕是必悠然有會於其心茲非所謂有源者耶譬  
之水然有源如是其有瀾可觀也固宜竊慮時人未  
達洪君之所以名其閣之意也故述予大父之答客  
難者以諗

虛舟記

真定趙時中扁其燕坐之所曰虛舟蓋取諸莊氏書  
夫彼之所謂虛也者謂有其舟而無人主之也大槩  
莊老氏之學無心待物若無主之舟然任其汎汎於  
水中雖偶觸他人之舟而人不怒以其無主而非有  
心故也待物一皆無心儻或傷於物物亦無憾於我



故曰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雖有已而已無  
心雖有舟而舟無主是之謂虛虛舟者虛已之喻也  
其遠害之計高矣而終不及吾聖人之中道吾聖人  
之舟有主而實非如彼之無主而虛也然操之以節  
度行之於空隙百艘並進狹澗相遭其舟亦無所觸  
既無所觸誰其怒之彼無主之虛舟固爲無心而亦  
有時觸人之舟人雖不怒心實不悅吾聖人之舟未  
嘗有觸於人人不惟無怒於心而其中亦無不悅之  
意蓋莊老以無心待物聖人以公心應物其心公雖  
曰有心亦若無心利之而民不庸殺之而民不怨又  
奚啻能使無心之人不怒其觸而已噫古聖人貌矣  
吾於後世得漢相諸葛武侯焉廖立李平被廢黜而  
終身無怨尤感之至於垂涕非其公心足以服人而  
然歟豈必如老莊之無心也哉時中方以才名爲世  
用與其學蒙吏之無心而縱無主之虛舟孰若學漢  
相之公心而運有主之實舟乎



張仲默二子字說

汴張君仲默名其仲子曰權季子曰抵請余字之余曰物之輕重不齊也而衡之稱物常適其平者以權之或進或退也故君子之以義制事隨時取中者似之而泥於經者疑於權夫經之爲經豈執而不通之謂因時制宜所以不違乎經也權乎其母舉一而廢百哉木之有祗也幹枝葉花所繇以生而實所繇以成也抵不深固則其葉其花不及他植矣况其實乎韓子云根之茂者其實遂抵乎其母輕本而重末哉請字權曰子經抵曰子實既以權于君君曰可乃書以遺之

張恒字說

學者張恒請字字之曰伯固易曰恒德之固也固者堅固而不移或勤或怠乍作乍輟無而爲有虛而爲盈者不至是必終始惟一無時厭倦而后能之易所云一德所云雜而不厭蓋以此夫恒之資可以進其



毋不一而易厭哉抑聞之聖師不重則不威而不固  
然則內固自外重始恒懋諸

### 史魯字說

昔者聖人之門惟子貢之才識可亞於顏子諸弟子  
之中曾子以魯稱而卒傳夫子之道者曾子也一以  
貫之之旨聖人不輕以語人得聞之者曾子子貢二  
人而已然於曾子也不待其問而直告之既告之後  
曾子深領會焉於子貢也先發其疑而後告之既告  
之後子貢亦未能如曾子之唯也然則子貢之達而

反不及於魯者何歟竊嘗論之曾子之魯也其學一  
出乎誠蓋惟不恃天資之敏銳所當知者堅志以蘄  
於通所當行者強力以蘄於至誠篤懇切敢有一毫  
急忽之心哉論語一書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記者  
首述三省之章夫謀人必忠交友必信傳於師者必  
習可以見其誠矣知之爲真知行之爲實行所以能  
得夫子之道也中州史魯學於予予字之曰伯誠而



語之以曾子之學魯也勉旃其母曰此聖門學者事  
非今人之所可爲

吳浚字說

崇仁貳令吳侯之孫浚字德晉侯請予教之予曰天  
之生人也其性善善端之發也如泉之出泉初出於  
地而能浚之則其源深其流長所積彌多而所及彌  
廣行而爲大川潄而爲大淵可以漕而通可以灌而  
注資人用膏物產利澤被乎天下其德不亦普乎苟  
不知所以浚則其源塞其流絕其涸可立而待也又  
何望其普也哉浚年少喜問學趨向正而志不卑有  
以擴克其善端如浚泉然予知其爲川爲淵而及物  
之普也有日矣浚勉之哉勿自畫

劉節劉範字說

劉節劉範富州尹真定劉侯之伯子仲子也伯務學  
循理應事知方仲一惟伯氏步武是隨器之良者也  
節字叔度範字叔倫夫易之卦有節焉書之篇有範



焉易之節曰節以制度書之範曰彛倫攸叙節如竹  
之有節而度者分寸尺丈之則也範如金之有範而  
倫者先後次第之序也一言一行不踰乎界限之外  
斯中度矣一言一行必由乎模楷之內斯中倫矣能  
如是奚翅一家之良子而以居官為良吏立朝為良  
臣繇此其選也節也範也尚思所以稱其名哉二子  
嘗從周栖筠學而栖筠遊吾門是以勉其進

姜河道原字說

天下之山脉起於崑崙山脉之所起即水原之所起  
也水之發自崑崙者其原為最遠惟中國之河為然  
漢之發原於嶓冢江之發原於岷山以西視他水亦  
可謂遠而非極於山脉初起之處則不得與河原並  
也故天下有原之水河為第一古入祭川先河後海  
重其原也學記以祭川之重其原喻為學之志於本  
覃懷姜道原以河為名以道原為字者其亦此意與  
蓋河之原盡夫山脉之所起而道之原盡夫道體之



所極也道原生許公仲平之鄉濡染先正之風脫去  
凡陋之識不以其年之既長而肯降心以學於予予  
因其命名命字之意而嘉其志之遠大也於是為之  
說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極乎遠大而用功必循  
乎近小遠大者何究其原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  
者自源溯原而不遽以探原為務也道之有原如水  
之有原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治水也治河必  
自下流始兗州之功為多而冀州次之河之外名川  
三百支川三千無所不理若畝若澮田間水道爾亦  
濬之以距于川其不遺近小也如是聖門教人自庸  
言庸行之常至一事一物之微諄切平實未嘗輕以  
道之大原示人也仁道之天子所罕言聖人豈有隱  
哉三百三千之儀流分派別殆猶三百三千之川雖  
瑣細繁雜然無一而非道之用子貢之敏悟曾子之  
誠篤皆俟其每事用力知之既徧行之既周而後引  
之會歸于一以貫之之地無子貢曾子平日積累之



功則一貫之旨不可得而聞也近世程子受學於周子太極一圖道之大原也程子之所手受而終身秘藏一語曾莫之及寧非有深慮乎朱子演繹推明之後此圖家傳人誦宋末之儒高談性命者比比誰是真知實行之人蓋有不勝其弊者矣夫小德之川流道之派也大德之敦化道之原也未周徧乎小德而欲窺覘乎大德舍派而尋原者也以道原所志之遠大而舉夫子程子教人之法以告俾由近小而入理其衆流則卒之究其大原可俟也道原可與言必不以予言爲卑淺

易原以清名字說

天下之清莫如水先儒以水之清喻性之善人無有不善之性世無有不清之水也然黃河之水渾渾而流以至於海竟莫能清者何也請循其初原者水之初也水原於天而附於地原之初出曷嘗不清也哉出於岩石之地者瑩然湛然得以全其本然之清出



於泥塵之地者自其初出而混於其滓則原雖清而流不能不濁矣非水之濁也地則然也人之性亦猶是性原於天而附於人局於氣質之中人之氣質不同猶地之岩石泥塵有不同也氣質之明粹者其性自如岩石之水也氣質之昏駁者性從而變泥塵之水也水之濁於泥塵者由其地而原之所自則清也故流雖濁而有清之之道河之水甚濁貯之以器投之以膠則泥沉於底而其水可食甚濁固可使之清也况其濁不如河之甚者乎世之治性者非惟無以清之而又有以濁之性之污壞豈專係乎有生之初哉有生之後日隨所接而增其污穢外物之泥多於氣質之滓者奚翅千萬不復其原之清而反益其流之濁情其性之罪也雖然原之清天也流之濁人也人者克則天者復亦在乎用力以清之者何如爾廬陵學者易原字以清問其名與字之說遂書此以遺之



辭一首

虞采虞集字辭問其文與字之歸各書也  
著雍困敦相月六賞虞氏二子卅突而成既加元服  
乃敬其名字采曰受字集曰生采也維孟集也維伯  
爰加爾字用最爾德孰采孰受忠信於禮孰集孰生  
道義於氣禮喻夫采受者其本如繪之初質以素粉  
義在夫集生者其効如耘之熟苗以長茂予告汝采  
自誠而明行有餘力一貫粗精予告汝集自明而誠  
及其成功四體克盈念念一實表裏無偽言動威儀  
浸浸可備事事一是俯仰無作感大周流進退罔覺  
采匪詞華集匪辯博希賢希聖爾有家學相門有嗣  
禮義有傳是究是圖毋忝爾先







卷之四